



我们 ♥ 其实 没那么要好

[美]露辛达·罗森菲尔德 著
董宇虹 译



I'm so happy
for you

我们其实没那么要好

〔美〕露辛达·罗森菲尔德 —— 著
Lucinda Rosenfeld

董宇虹 ——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6-2010 年第 284 号

© 露辛达·罗森菲尔德 201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其实没那么要好 / (美) 罗森菲尔德著 ; 董宇虹译. —2版. —沈阳 : 万卷出版公司, 2014.3

ISBN 978-7-5470-2944-2

I. ①我… II. ①罗… ②董…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70456号

I'M SO HAPPY FOR YOU © 2009 by Lucinda Rosenfeld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right © 2011

Volumes publishing Company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Lucinda Rosenfeld c/o Lippincott

Massie McQuilkin,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刷者：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50mm×213mm

字数：140千字

印张：8

出版时间：2014年3月第2版

印刷时间：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张鸿艳

特约编辑：刘 萍

装帧设计：弘果文化传媒

ISBN 978-7-5470-2944-2

定 价：25.00元

联系电话：024-23284090

邮购热线：024-23284050

传 真：024-23284521

E-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谨以此书，献给我们一家老小：BC，CC和JC^①

^①BC，CC和JC：是作者家人名字的缩写。

朋友之间，当其中一方认为自己比对方优越时，友谊是最稳固的。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邦斯舅舅》^①，1848年

^① 《邦斯舅舅》：Cousin Pons，法国小说家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的作品。

译者序

物欲下的现代友谊

接下这本小说之前，我在网络上查看了关于它的书评。有趣的是，讨厌它和喜欢它的人比例接近1：1。细细看下来之后，我终于明白了个中原因。

小说女主角温迪是个很普通的女人，她生长在单亲家庭，缺乏父爱，导致成人之后心里总有一种不安全感。尽管她本性善良，却时常冒出许多阴暗想法，性格集中了许多小缺点，例如：平庸、贪小便宜、工作偷懒、八卦、善妒、总是抱怨……

温迪年过三十，她有许多年纪相仿的女性朋友，个个性格和遭遇迥异。其中交情最深远的一位，就是小说的另一位女主角达芙妮。温迪一直自以为是达芙妮最重要的闺蜜，她们之间的友谊从大学开始，前后持续了十五年。两人无论性格还是生活际遇，可以说截然相反：达芙妮天生丽质，没有正经工作；身边先是男孩、后是有妇之夫，换了一个又一个。温迪相貌平平，在政治杂志社担任编辑，已婚八年。一直以来，达芙妮都是那浮夸、摇摆、自私、轻率的一方，而温迪则扮演可靠、坚定、值得相交的朋友。

然而某一天，一切都颠倒了。

达芙妮遇上了英俊富有的白马王子乔纳森，闪电般堕入热恋。很快，乔纳森送上钻戒求婚。紧接着，两人以超低价买下黄金地段的一座豪华大屋。不久，他们就举行了一场梦幻婚礼，达芙妮也顺利怀孕。幸福接二连三地降临，仿佛她打了一个响指，就从恶梦里召唤出一个童话故事。

而温迪呢？她的丈夫亚当失业在家，无所事事。温迪一人独力支撑家计，财力渐渐不支。然后，两人遭遇逼迁，被迫搬进一座窄小的铝皮木屋。更让温迪沮丧的是，自己努力一年多了，想尽各种办法仍然无法怀孕，反而跟丈夫之间的关系日渐冷淡。

一时间，温迪身边的朋友，要么已经拥有自己的房地产、要么已经升级为妈妈。妒忌渐渐侵蚀她，从童年开始就常常落后于人的恐惧感再次压迫她的心头。达芙妮却沉浸在自己的幸福中，仿佛完全忘记了过去的事情，无视温迪的感受。两人之间的友谊，面临变质和破裂。

在压力重重、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里，友谊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子？难道我们已经不能发自真心地为朋友感到高兴了吗？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为什么我们还是要跟身边的朋友攀比？为什么我们总是在不停地努力追赶？究竟要多少个一百万，才算是足够？这本小说有点像是黑色幽默版的《欲望都市》，以戏剧化的情节、欢闹的笔触、细腻的心理活动描写，探索现代女性之间真实的友谊。

这本小说，有人讨厌它、有人喜欢它，也许都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它撕开了友谊浪漫而纯洁的面纱，揭露出了众人（并不局限于女人）埋

藏在心底的阴暗一面，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朋友之间互相支持、却也无意地暗中竞争的事实。作者夸张地把众多缺点都集中在温迪和达芙妮两人身上，她们的一举一动，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道德问题。这些问题，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一些。而温迪无论怎么努力、依然总落后于身边众多朋友的经历，我们每个人也许都曾经遭遇过。那种羡慕以至于妒忌的心情，我们都不陌生。小说仿佛在劝说人们：停下来，想一想，你真的非要赶上那趟已经离站的火车不可吗？

不论讨厌还是喜欢，这本小说都是一个精彩无比的故事、一次轻松辛辣的阅读、一场对现实友谊的反思。请敞开你的心胸，迎接《我们其实没那么要好》吧！

董宇虹

2010年9月28日



自从八个月前温迪·穆尔曼启动她的造人计划以来，跟丈夫亚当·施瓦兹之间的夫妻生活就变成了某种军事行动：激情和生理需要受到压制，时机和执行情况就是一切。可是，在一个星期天的深夜，亚当无视日历——这天是温迪的生理周期第24天——贴近躺在床上的妻子，把右手食指伸进内衣的弹性腰带里来回抚弄。温迪的第一反应是：叫他让自己睡觉，把遗传基因留给下个星期。不过，她不想扫丈夫的兴，而且亚当仍然对她如此着迷，也令她沾沾自喜。

正当温迪左右为难时，客厅里的电话响起来了。她一把推开亚当，双脚放下床边，站起身来。

“你就不能让留言机接听算了么？”亚当对着枕头抱怨。

“我去去就来。”温迪一边走出房门，一边回答。

客厅里一片漆黑，温迪的小腿立刻就撞到了咖啡桌边上。她吃疼地用一只手抚摸小腿，另一只手去摸索还在振铃的电话话筒。她终于

找到了，就在地板上，夹在上个星期的《纽约客》^①和《亲密接触》^②周刊中间。之前的傍晚时分，她本来在阅读一篇伊丽莎白·克尔伯特^③发表的讨论冰帽溶化的万字文章，后来却分了心，去看另一篇断言珍妮弗·安妮斯顿^④回归约会市场的头条去了：可怜的人儿，她显然又被人甩了，或者说，至少《亲密接触》是这么认为的。“喂？”她接起电话。

“温——迪——”一个颤悠悠的声音回答。

不出所料。听到电话铃声时，温迪就已经猜测打电话的人是她从大学至今的闺蜜达芙妮·乌贝罗夫。虽然此时已经过了半夜12点，但温迪听到好友的声音并不感到惊讶。在过去的几年里，达芙妮似乎越活越倒霉，而温迪则越来越觉得自己有责任照顾好友的精神和心理健康。她关心达芙妮，同时也讨厌错过对方生活中那些新鲜热辣的戏剧般情节。

“达芙，”她以最怜悯的音调询问，“发生什么事了？”

“我很抱歉，这么晚打电话给你。”伴随着这句道歉，达芙妮打嗝似地抽噎了一下，让人想起老式浴缸里的洗澡水被吸入下水道时的声音。“可是，我很难过。”

“是为了米斯^⑤吗？”温迪问。这个问题多半是不需要回答的了，因为，原因永远都是米斯，就如同那句永远不变的“米切尔·克罗克尔

①《纽约客》：The New Yorker，是美国的一份知识、文艺类综合杂志，内容覆盖新闻报道、文艺评论、散文、漫画、诗歌、小说、以及纽约文化生活动向等。

②《亲密接触》：In Touch，是美国的一份娱乐、八卦杂志。

③伊丽莎白·克尔伯特：Elizabeth Kolbert，是《纽约客》的特约撰稿人。

④珍妮弗·安妮斯顿：Jennifer Aniston，是美国影视明星。

⑤“米斯”是“米切尔”的昵称。

在首都进行现场报导”。那家伙五十岁了，满面皱纹，脸色泛着类似金色葡萄干的浅硫磺色。根据温迪所掌握的情况，达芙妮从电视上见到他的时间比在现实生活中见到他的时间要多。这也许是因为，他不但娶的是别人（一位天气预报员，名叫谢丽尔，梳着永不改变的发型），而且家住华盛顿特区，达芙妮却住在纽约。

“今晚他进城的时候给我打了个电话，”达芙妮快要换气过度了，“我们本来应该能见上一面。可是，当时我已经觉得很沮丧了，因为他在这里只能呆几个小时”——吸气声——“于是我说，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家供他歇一会儿脚就走人的酒店。他回答说，很遗憾我会有那种感觉，不过，他已经把可以挤出来的时间都全部给我了”——吸气声——“我又说，那再也不能满足我了，我要知道我们究竟有没有结果。他说”——哽咽声——“他说，如果我想要一个对将来的承诺，那我们就不该继续见面了，因为他永远不能原谅抛弃孩子的自己，除非等他的孩子们都独立离家之后。那，我岂不是要等两百年啊，到了那时，我可能已经变成一个两千岁的老婆子了！”达芙妮开始哭泣。

“噢，达芙，我真为你难过，”温迪忍住指出对方各种算术错误的冲动，对达芙妮说，“这人真他妈叫人失望！”她竭力往话里注入热烈的同情和愤怒。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她以前都已经听过无数次同类可怜故事的不同版本了。达芙妮还麻烦她解读过无数封来自米切尔的邮件和留言，却从未看出过什么值得注意的内容。温迪为自己是达芙妮的闺蜜而自豪，也明白对方正处于艰难时期，然而，她开始对这位“闺蜜”老是不断地卷入诸多困境感到不耐烦了。

偶尔地，当米斯心生浪漫情怀时（也就是说，在做爱前的那一瞬间

时)，他会告诉达芙妮说，梦想和她两个人一起私奔到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①上，住在某座面朝大海的平房里。然而，他从来没有提过要离开妻子，也从来没有——据温迪所知——用那个L开头的词形容过他对达芙妮的感情。在温迪看来，米切尔·克罗克尔唯一能给达芙妮的，就是当他时不时碰巧要到纽约来时，可以到中央公园南边的艾塞克斯酒店那儿陪他住一住套房。

温迪真的开始听腻这些情节了，她渴望新角色、新发展——任何可以推动故事前进的元素。

她的愿望很快就实现了，只不过，却不是她想要的转折点。“我想拿汽油泼在自己身上然后点燃火柴。”达芙妮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

“达芙妮——立刻收回这句话！”温迪叫道，心里同时却想：又来了。这话她上次听过，上次的上次也听过。达芙妮曾经说，要吃药物，凄美而缓慢地凋谢；这次又打算诉诸于焰火。尽管自杀的花样越来越壮观，然而，她威胁自杀的次数太多了，以至于温迪几乎没有听进心里去。

“为什么？”达芙妮还在哭，“还有谁需要我呢？”

“很多人需要你。”温迪回答，心里却想不出哪个这样的人来。

“我这辈子都要孤伶伶地过了。”达芙妮宣布。

“不是这样的，”温迪提出反对，“密斯才是那个困在糟糕婚姻里悲惨一辈子的人。而你，将会跟别人疯狂相爱。然后，我发誓，你将会回想现在，疑惑自己究竟跟那个家伙在一起做什么。”

^①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Turks & Caicos Islands，位于巴哈马群岛以南，有大量的自然景观和平均每年350天的太阳，是潜水天堂。

“浪费我两年的生命呗。”达芙妮抽噎一下，苦笑一声。

温迪松了一口气：看来，至少眼下她的好友是收起眼泪了。“你听我说，”她说，“我要你明天一早起床就打电话给卡罗尔。”由于达芙妮说话经常以“卡罗尔认为”开头，所以她的所有朋友都知道卡罗尔是她的心理咨询师。“然后呢，去做个按摩之类的怎么样？我觉得，这种时候你应该对自己好一点。”

“这种时候，我需要的只是一剂新的安定药处方。”达芙妮说。

“如果有必要，那你就吃一片吧。”温迪回答，“只要你答应我，只吃一片，不多吃。”

“我想吃掉一整瓶——”

“达芙妮！”

“什么？”

“你又在吓我。”

“我不会吃掉一整瓶的。好吗？”

“你保证？”

“我保证！”

“因为你不需要吃药。你只需要摆脱米斯。”

“好让我独自枯坐、心情更差？”

“达芙妮，我发誓，你的孤独会持续，嗯，五秒钟。”温迪边说边瞥了瞥有线电视接线盒上的时钟。零点四十分。她的目光又落在DVD播放机上。温迪仍然怀念原来的VCR录像机：那台机买了五年，她才终于学会如何摆弄它，可就在那时候，科技又更新换代了；还有，每当那台机把录像带吞进槽口时，发出的嗡嗡声里有一种奇异的满足感；最后，

新机器的遥控器上有四个独立的播放键，但是谁能有精力再看一本使用说明书去弄懂个中理由呢？

“是的，当然。”达芙妮回答。

“你不相信，但我是对的。”温迪说。

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她们的对话沿着老套路进行：温迪对达芙妮的未来做出各种乐观的预测；达芙妮则逐一反驳，只是，她的反对声音明显越来越虚弱，也许是因为她刚才吃下的安定药起作用了吧。

等到温迪放下电话时，她确信达芙妮在接下来的十三个小时里不会做出比呼呼大睡更危险的事来。睡就睡吧，她想。达芙妮从二十五岁左右开始至今，都没有做过什么正经工作。之前她是一本都市目录杂志的编辑助手。倒不是说，那就算是一份“真正”的正经工作了，那时达芙妮的职责就是每个星期“写”一些促销信息的精选（某某牌子的轻薄羊绒单衣将会打三折零售……）。目前，她为一家小电影制作公司整理“读者报告”——每年做个三、四回吧。

当温迪预测达芙妮的日程安排时——也可以说其实就是没有安排——旧有的愤懑又一次涌上心头。她自己是《壁垒》的高级编辑。《壁垒》是一份左派新闻双周刊，1968年成立于伯克利的加州大学分校，在里根^①时期搬迁到纽约。现在，他们还在准备一个把全部出版流程搬到网上的计划。不过，至少在目前，这份杂志的发行量与发展中国家的飞机场厕纸相当。它宣称订阅量是每期90,000份以上，可是温迪怀疑，其中至少有40,000份是免费捐献，送给了公共图书馆和快要绝迹的嬉皮士公社。

^①Reagan：里根，美国第四十任总统，1981年至1989年在任。

她还估计，看《壁垒》的读者，都是早已赞同杂志里发表的（由她编辑的）社论的人。不过，她思考着，至少我出了一份力。

跟达芙妮不同的是，温迪还要起床去工作。

但是话说回来，其他人的好运并不一定是因为她的付出。至少，温迪自己的心理咨询师是鼓励她这样相信的。更准确的说，是她的前任心理咨询师，名叫玛西娅·梅尔策，是个哲学博士、社会工作硕士以及持证社会工作者。温迪炒了她鱿鱼，因为她先是涨价，然后拒绝继续向温迪的医疗保险机构提交帐单。那个机构的报销额度虽然一般般，但是也占了玛西娅治疗费用的35%。此外，有一次长周末时，朋友邀请温迪和亚当外出度假，温迪因此而错过了跟玛西娅的治疗预约。为了不付钱，她在玛西娅的留言机上留了一个谎言，说自己感冒了，但玛西娅还是照样收了钱，之后她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就有点紧张。况且，虽然达芙妮的医疗保险机构一直在为她报销卡罗尔治疗费用的80%，温迪一边走回卧室、一边提醒自己，但是眼下达芙妮的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

★★★

“抱歉。”温迪说。

亚当坐在床上，开着阅读灯，大腿上搁着一份免费的幽默报纸（头版头条上写着：“人吃三文治”）。温迪心想，不用问，这是他从本地咖啡店里拿来的。亚当的每个“工作周”，都固定要去那家咖啡店消磨一部分时间。他原来是一个热门财经新闻网站的总编辑，几个月前，他

辞掉了工作，开始写电影剧本。那时候，温迪曾经很想告诉他，写剧本跟其他任何技能一样，需要多年的练习，而他只不过是只菜鸟。可是，她不想摧毁亚当的梦想，对方毕竟是自己的丈夫，她想要相信他。温迪也不想引发矛盾。再说，亚当对那份工作已经感到厌烦了。这确实也难怪：他还得改正多少次“道·琼斯工业股价格指数”这个词里一再出现的单复数拼写错误？于是，她答应给他一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至少从理论上来说，他可以拟出第一份草稿。

可温迪怀疑，这两个月里亚当连第一句话都没写完。证据如下：两人的联名信用卡帐单显示iTunes的费用达三位数，每次她提出想看草稿的时候他都顾左右而言他，他的外套、毛衣上粘着浓浓的大麻烟味，好几次下午见到他带着心爱的老杜宾犬波莉在展望公园里散步。亚当的失业让温迪很沮丧，但此时此刻，她想起自己刚才拒绝了丈夫的求爱而跑去接听达芙妮的电话，沮丧的心情又缓和了下来。毫无疑问，亚当很受伤，显然也很好奇。“啊，达芙妮村有什么最新消息？”他问爬到身边被子里躺下的妻子，“有人拦路劫车？意料之外的热闹狂欢？”

“哦，还不是那些事，”温迪回答，“米斯还是不肯离开那个天气预报员。对了，这次达芙妮威胁说要自焚，所以我的电话才讲了这么久。”

“这回她威胁要把自己点天灯？！”亚当抬起头，皱起眉头，混杂着恐惧和兴致，“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吧。”

温迪不止一次地想过，自己和亚当能够走到一起的最重要原因，是他们都喜欢听故事：流言蜚语、文学作品、喜剧悲剧、政治阴谋、还有老式电视剧的情节，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都是兴奋剂。“我觉得她跟以前一样，不是认真的啦。”她一边说，一边觉得有一点点心虚，因为她正

在利用达芙妮的困境来挽救夫妻关系，“可是，谁敢打保票呢。”

亚当缓缓摇着头，笑着说：“你能给我解释解释么，为什么最漂亮的女人总是落得这种最倒霉的下场呢？”

“你真觉得她还是那么美丽吗？”温迪问道。她自己承认达芙妮美艳照人是一回事，从丈夫的口里说出来又是另一回事了，“我的意思是，十年前她显然是个大美人……”

亚当耸耸肩：“呃，也许她不像以前那么漂亮了吧。不过，和她那个报道晚间新闻的胆小鬼相比，她的魅力还是要大上两百倍。”

“我问你，”丈夫的让步虽然让温迪松了一口气，却还是不太放心，“再来亲我好吗？”她边说边侧过身，把压皱了的脸蛋凑过去。

“我之前是想亲你来着，”他的目光回到报纸上，“可你显然有更重要的事要料理。”亚当仿佛忽然记起自己刚才的懊恼来了，不过，看到温迪脸上的难过表情后，他露出一个狡黠的微笑，把报纸放在床头柜上，说：“好吧，你有最后一个机会，来体验体验我的身体这份美妙的礼物。”然后他伸手抱住了妻子。温迪融化在他的嘴唇和拥抱之中。他们两人在一起已经有七年了，但她仍然喜欢亚当嘴唇上那种李子似的味道，也喜欢他手臂上那些出奇地强健的肌肉的手感——之所以说出奇，是因为他的身材十分纤瘦。

“我爱你。”她对着丈夫的胸膛咕哝。

“我也爱你。”他说，“虽然你的心里想着另一个女人。”

“你真逗。”她边说边贴得更紧。

可是，当亚当拿起她的手放在他的下身时，温迪不得不又一次强忍缩手的冲动。只不过，这回没有退路了，没有困顿的朋友来把她从自己